

“玩”的最高境界

马亚伟

一位同事提到他的一个朋友,满脸艳羡地说:“人家这几年玩摄影,真是玩出境界了!本来是抱着随便玩玩的心态,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,他的作品屡屡获奖,真是拿奖拿到手软了!他得到的奖金还不少呢,据说都能买房子了!”

在这位同事眼里,“玩”的最高境界是玩出点名堂,轻轻松松名利双收。其实,玩的最高境界是玩得开心忘我,玩得自由自在。

我们都喜欢玩,玩是一种天性,也是一种快乐的释放。记得小时候,老师和家长总批评我们:“就知道玩!”玩,最能让一个人感到愉快放松,也最能够享受到生活的乐趣。我们小时候以为玩是可耻的,好像

是在贪图享受,放任自己。如今我们懂了,玩是生活的重要部分,不会玩的人就不懂生活,不懂情趣。

说到底,玩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游戏。当然,玩物丧志、玩火自焚之类的事,超出了游戏的范畴,属于被外物绑架,人成了外物的奴隶。而我们所说的玩,完全是随心所欲,顺应天性,你自己是玩的主人,可以自如掌控游戏规则。

这样说来,用名与利的标准来衡量玩的境界实在是本末倒置。更准确地说,玩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忽略了功利性的东西。我们玩摄影,玩书法,玩文字,玩音乐,因为喜欢,所以沉浸其中,乐此不疲,从来不会想自己玩的东西会带来什么收益。

举个例子来说,席慕蓉的专业绘画,

她说:“绘画对我而言是专业,所以会感到有来自专业上的压力。写诗就完全没有压力了,写诗是一种享受和解放。”诗歌只是她用来玩的,她只是在享受诗歌带来的愉悦和美妙,完全随性,不会去想诗歌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名和利。至于她在诗歌上取得的成绩,也完全是玩的副产品,玩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

可是,总有那么多人带着功利之心看待玩。难道玩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快乐和轻松吗?名利这个衡量标准,像一把怪异的标尺,扭曲了人的本心,让人变得庸俗世故,唯利是图。被名利绑架的人们,恐怕永远体会不到玩的真谛。

玩,这样一件美好的事,让生活多了八分妙趣,九分生动,十分精彩。有的人喜欢游山玩水,不是为了像徐霞客一样写

出名传千古的《徐霞客游记》,不是为了实现“行万里路”的壮志,什么都不为,就是为了玩。徜徉在山水之间,人就像回到了心灵的港湾,所有世俗羁绊统统抛却,只给自己留下一片青山绿水。那种完全沉浸的感觉你体会过吗?把酒临风,宠辱皆忘,心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飞向了高远宁静的天空,畅快淋漓,舒适惬意。有的人在旅行过程中拍出了精彩的照片,写出了优美的文字,但这些东西只是因为喜欢才去做,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,留下什么。

生活给了我们享受玩的权利,为什么还要在玩的时候想“为什么要这么做”、“这么做有什么好处”?很多人是因为在世俗中形成了思维定势,以为做事一定要有目的,于是为了功利性的东西奔波不息。美国心理学家约翰·列侬说:“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,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。”所以,不会玩,就不懂生活,不会生活。

玩的最高境界是丢掉功利枷锁,彻底放松自己,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。你为什么玩?为了玩而玩!



▲落叶缤纷

易江波 摄

不曾衣锦 依旧还乡

倪慧娟

衣锦还乡,多么美好的词,出自《旧唐书·姜暮传》,“衣锦还乡,古人所尚。今以本州相授,用答元功”,词意指富贵以后回到故乡,含有向乡邻炫耀的意思。古时,常有因科考而一举成名从而衣锦还乡的;现有,大学深造的学子或有成功的商人荣归故里。古有敲锣打鼓,骑马乘轿,浩浩荡荡地衣锦还乡;现有鞭炮阵阵,豪车开道荣归故里。似乎无论哪个年代,衣锦还乡都伴随着炫耀的光环。

不久前,同学聊天提起某某同学衣锦还乡。他开着上百万的豪华车、穿着上万的西装革履、戴着绿闪闪的扳指金灿灿的项链,一掷千金邀约同学

们聚会,大有老板的派头。

可是这样出人头地者终究没几人,我们不曾衣锦何以还乡?我们有着拳拳赤子之心,我们爱着故乡的土地,我们念着年迈却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父母,故而,不曾衣锦依旧还乡。我们没有成功人士头顶的光环,但是我们还有一颗淳朴的心;我们没有一掷千金的豪爽,但是我们有问候乡邻的勇气;我们没有上百万的豪华车开道,日行千里的高铁或者几十万元的私家车照样能把我们送到家。假如金钱上的富有是成功的标志,那么也许我们并不成功。但是,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从无止境,知足常乐的心态同样会让我们找到成功的感觉。就算不能荣归故里,怀着平常心回归故里,又有何尝

不可呢?

不曾衣锦,依旧还乡,是人生的一种态度。对故土的热爱,对高堂的孝心,对亲友的怀念,这一些都是我们依旧还乡的理由。短暂的人生,最值得怀念的还是故乡,因为那里承载了童年和少年乃至青年的记忆;不算漫长的人生,最值得爱和尊敬的还是父母,因为是他们含辛茹苦无条件付出把我们抚养成人;那里还有一些亲朋好友,同样需要经常回去探望他们,因为那些帮助那些鼓励那些关怀都是人生的一笔财富。

美好的家乡记忆,对身在外地的游子来说是永远的。常回家看看,爬爬儿时爬过的山,走走儿时走过的路,看看年迈的父母。不曾衣锦,请依旧还乡,这便是我想要说的。

远去的乡间匠人

高淑英

匠人,“手巧者也”,名副其实的手艺人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,在乡村,经常可以看见有各色小工艺者走村串巷的身影,磨刀的、铜锅铜盆的、打铁的、剃头的、修车的、补鞋的、爆米花的……五花八门,比比皆是。

“一招鲜,吃遍天”,身怀各种绝艺的匠人们,大多是“兼职”,农忙时在地里干活,只在农闲时四乡八里转转,凭自己的手艺和汗水谋生,他们精湛的技艺、勤恳诚信的劳作,给乡间贫困、单调的生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,成为当时乡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张铁匠打铁的手艺远近闻名,每次他和儿子的独轮车在村头老槐树底刚一停下,立刻就有人围拢过来,大伙儿你帮着找砖头,他帮助和泥巴、安放打铁的家什,不消一刻功夫,一切收拾停当,铁锅二齿等待修的用具早已排成队等候。

一把把锋利的锄头、镰刀、镐头等锻造修好,摆放在一边,价钱或三毛五毛、一块两块,一般全凭铁匠师傅开口。很多时候,老主顾们早已熟悉了价钱,便自己往盛钱的木匣放下钱,取了家什就走,铁匠头也不抬,只是随口答应一声,钱的多少,绝不会有半点差错的。

小时候的乡下,人们生活贫困,衣服、用具坏了,舍不得买,修修补补,继续使用。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锅碗瓢盆很少有不带补丁的。那时候的村头路口,常听到补锅匠唱歌一样的吆喝声,“铜锅了铜盆破——”。常言道,“没有金刚钻,不揽瓷器活”,补锅补盆算得上是精密的技术活儿,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折服。过去,铜匠在乡村是很受青睐的,如今,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,没有人会在乎打碎的廉价的盆或碗,修补盆盆罐罐的人几乎没有

了,“铜瓷”这门传统老手艺几近失传。

砖瓦匠是农村里最常见的匠人。砖瓦匠常年与沙土、水泥打交道,一把瓦刀走天涯。“陶尽门前土,屋上无片瓦。”是旧时的泥瓦匠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在乡下,建房、娶媳妇是人生中的大事,人们拿出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盖新房,把它看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泥瓦匠、木工邀请上好的,择吉日开工建房。有经验的泥瓦匠凭眼睛余光就能确定偏正,墙砌得周正,房子盖得稳当,这便是无声的广告。泥瓦匠成年累月专注于建房盖屋,练就了各种娴熟的本领,砌锅台、盘火炕也都不在话下。锅台的高低,灶膛的大小,炕洞的曲直,对他们来说都是成竹在胸,轻车熟路。

铁匠、木匠、石匠、瓦匠、画匠、剃头匠……这些淳朴的手艺人,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,他们长年累月风餐露宿,走街串巷,游走在各个村庄,像火把一样,温暖并照亮着贫瘠的村庄,他们是村庄流动的血脉。他们以娴熟的技术,扮靓乡村人的生活,任凭世界嘈杂,匠人的内心总是安静的、平和的。那些带着乡村质感的手工作品,静静躺在某个角落,透过凝重的岁月,闪耀在时光深处。村口破旧的古庙、河边废弃的水车、遍布杂草的井台、老屋精致的木格窗、乃至一堵早已坍塌的断墙,无不都在诉说着与乡村匠人们有关的过往。

如今,工业化浪潮席卷一切,乡村匠人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,消逝在岁月的烟云里,一起远去的还有我们苦涩而快乐的童年。常常想起他们,想起匠人们专注、勤劳的身影,我们默默珍藏一份对匠人的记忆,珍藏一份正在消失的“工匠精神”,还有在流逝的岁月里那些珍贵的文化遗存,那些曾经在精神和物质上恩泽过我们的东西。